

三
家
詩
遺
說

三家詩遺說卷一

嘉興馮登府

周南召南說

十三國之風有正有變其次序不同有三周召鄭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季札觀周樂之序在夫子未刪詩以前固史之舊也周召鄭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鄭王者鄭氏詩譜之序也周召鄭衛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幽此令詩之序也王氏詩考曰子檜見無廟于曹見無王風宜以此終不知何時失其次序余按李札所觀周太史之舊夫子刪詩必仍舊史與李札所觀未嘗缺夫必不自爲移易其自言自衛反魯雅頌得所者蓋指音樂而言非指詩篇則刪詩自無

其事也自鄭詩始有史是今之次序豈真太子所定耶抑毛
詩如是耶是未可知矣三家之次序雖無可考而據禮記射
義鶴虞當與鳩巢采蘋采蘋並列不豈在呂南宋齊詩先草
蟲而後采蘋與儀禮合廿二史新有元牘何彼穠矣皆非文武
時詩宜在召南後干旄爲衛毒饭事宜在新臺二子宋安之
後秦難亦同此事不當在王風之首齊詩四始五際以詩屬
寅卯辰巳午未亥與毛不同皆可疑也且宋歌爲秦人妾作
則秦有風矣江漢爲楚地則楚有風矣行露爲申人女作則
申有風矣大車爲息夫人作則息有風矣南山故苗猗嗟皆
利魯文姜則魯有風矣且也河廣美采蘋公木瓜美齊桓公
而无子衛說者謂宋無風而附于衛猶魯無風而附于齊也

要而論之太史采詩不止十三國殘缺之餘僅此耳夫子又何從刪之而何從更之耶以次序言之當以季札所覩爲是周南十一召南十二二南而兩相應皆文武時之詩惟甘棠爲康王時詩宜附召南之末呂公年子至野有元曆何彼穠矣二詩爲平王以後作魏氏源據三象以此詩列召南之末爲變風似矣而周南何以有正無變亦不可通矣王氏柏詩疑退何彼穠矣於王風余謂野有元曆亦宜入王風也

周南正風十一篇

召南正風十二篇

閼雎

鵲巢

葛覃

采蘋

卷耳

草蟲木齋詩

朱雀

大火

参星

昴星

狼星

昴星

狼星

昴星

狼星

昴星

昴星

果彌

小星

江池

搖搖

羔羊

行露

皎皎

駒虞

甘棠

野有死麕

二篇皆平王時
詩宜入王風

何彼穠矣

關雎是說之以三家關雎鹿鳴爲刺詩非也考三家所爲
刺詩者乃陳吉諷今之說也按詩故引韓詩序關雎刺時也
此本後漢書章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又引薛君章句故詠
關雎說淑女正谷儀以刺時然則曰歌曰詠明非作于此時
矣王氏僅引刺時是未細考顧注矣漢書杜欽疏曰佩玉妻
鳴關雎嘆之臣瓚引魯詩曰后夫人鶴鳴佩玉士君所周康
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列女傳康王夫人婁出朝關雎起
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雜序關
雎作文之十二諸張衡思元賦悼關雎之戒女徵張超謂青
衣賦康王晏起革公喟然感彼關雎三十五回是作刺之說

是賦其詩以爲戒所謂事雖遠古功固始也揚子晉書詩
明言孝至周康之時頃聲作下闋唯作于上習治也是蓋表
世之制詩耶後漢書明帝紀注及馮衍傳注与章帝紀注並
同如晁氏之說未深考矣詩故引晁氏又謂魯詩以鵲巢采
蘋采擣爲康王時詩按王莽潛夫論宗族廢而采擣怨亦謂
因衰思盛至鵲巢采蘋不知何據皆處說也解詩外傳曰闢
辟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幽幽莫莫德之所藏紛紛沛沛道
之行大哉闢雖之道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繫命也齊詩漢
書匡衡曰妃正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闢雖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直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虧其操
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晏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
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
三代興廢未有不出此者也此明言闡雖文王之化后妃之
德齊家治國之本夫婦達端之正与毛序皆合猶得曰刺詩
乎孔安國論語注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安
國贊魯詩者窈窕淑女韓詩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顧
之矣朱薛章句曰窈窕貞專貌顧延之秋方言美心爲窈美
狀爲窕薛皆王逸楚詞注窈窕好貌君子好逑禮記緇衣
爾雅釋詁注漢匡衡傳並引作仇又見後漢書淳律注大逆
七郭箋怨篇曰仇亦以遠爲仇謂和好衆妻之怨釋文本亦

作仇魯詩劉白曰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家妻也傳士後漢書
書應奉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商
嗣滅絕宜恩闢雖之所求遠丘墓之所忌徐氏璣曰此似訓
遂爲求或字一作求也 參差存某說文作摻差存某爾雅
及釋文作春采 展轉反側王逸楚辭注展轉不寐貌文選
潘岳秋興賦注王粲登樓賦注從漢書光武紀注段氏玉裁曰說文無振字釋文曰
呂忱作振則振字始於羊林也 左右芼之玉篇作覩見毛
陳啟源曰觀玉篇本訓揮羌乃觀之借廣唯覩視也 鐙鼓
樂之鼓詩外傳作鼓鐘

萬章 秦邑協和姻戚萬章恐其失時故此魯詩說与棣梅
同言亦婚姻詩也 歸益父母何休公羊傳解詁曰諸侯夫

人尊璽既據非有大故不得反推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
益則不以爲后妃与卷耳同屬大夫妻詩此与毛真正義同
亦魯說也 言告師氏班固白虎通日婦人所以有師者專
事人之道也

卷耳 左傳以爲官人荀子頃筐易滿也韓詩頃筐教篚也
与毛鄭合正義引韓詩說璽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
金士以梓金璽大夫器也毛傳人君黃金璽非矣此是大夫
行役之詩馬瘏僕痛以言勤勞金璽兒能以慰憂勤而已三
家不以爲后妃並与序異

杼木 韓詩作杼木說文以杼爲木高說見異文証
螽斯羽 韓詩外傳言賢母能使之賢也繩繩傳訓戒慎令

足釋訓撻搃戒也戒撻而免于賢也則三家當作撻繩是假
字後漢紀順烈梁后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蓋斯
則百福所由興也本紀后治韓詩直爾子孫魯詩傳以文王
十子爲証見白虎通

桃夭 說文作夭夭太少咸兒說文又作妖巧也一日女子
兒許氏引詩往往異文蓋兼取三家詩

鬼豈 墓子文王舉闋夭太頗于直綱之中授之政而西上
版金氏履祥曰鬼豈蓋爲此事而作按墓子以賜虞爲虞官
舊詩本之列女傳楚狂接日安貧賤而不怠于道推至德者
能之引荀爽鬼豈二句言不怠于道也言鬼豈之人雖貧賤
而爲足于城廬心与墓子義相輔不棄賢人衆多矣

朱基
韓詩直曰年前星日朱基文列女傳秦人妻宋人女
也既嫁于秦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不聽乃作此詩
言朱基雖臭惡猶始子持采終子懷擷况夫婦之道乎韓詩
序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辨命論注下同薛君章句以朱基爲澤曷臭惡
之革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情而作
則韓魯同也无義以爲婦人樂有子正与三家相反郭璞曰
朱基江東呼爲蠻基衣革木疏其子治婦人生難故傳以爲
宜嫁姪而伯牛癩疾歌此詩亦用三家說主王肅朱基木名
王基已駁其誤王氏伯厚不直于詩放引之此詩爲基風与江漢爲楚風皆

增二句
石傳

漢廣 漢女游神號木三家爲曹植洛神賦之祖韓詩內傳

鄭交甫遭彼漢皋下遇二女与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
甫交甫受而懷之趣然而去田顧二女卽亡矣劉向列女傳
遊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于漢皋見之是韓魯同也曹植七
步賦漢廣之所詠觀游女於水濱陳琳賦贊皇師以南假濟
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謝元暉齊皇后
袁朱文清漢表靈注引韓詩遊女漢神皆主是說列女傳孔
子堯阿谷處女謂達于人情而知禮賦南有喬木四句亦取
不可求恩之義本晉說也此詩人愛君戀闌於江漢之廣遠
以萬石門萬里之心亦即屈子楚辭之所本也序說淺矣
不可休息辭詩思作恩見外集一

汝墳 辭詩序辭冢也章句曰賴赤也焜烈火也孔甚也通

近也言鯀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君子當王室如
嬪之時猶觸冒而仕迫于父母飢寒之憂韓詩之義最為禮
切与小星詩同者此周磐所以不擇祿而仕也列女傳謂大
夫妻恩其鄉于王事遺父母是旨与毛序略同則魯說與韓
殊也 据如朝飢釋文引韓詩說文作如如 韓詩雖則如
焜焜嬪通字列女傳作如毀

麟之趾 于嗟麟兮韓詩章句于嗟歎詞也文選韓賦
詩注麟之足今又釋言注作頸題也釋文同

采蘋 昆疏之詩序昔詩以薦采采蘋采蘋爲康王時詩王
莽當大論背采蘋而采蘋恐此陳古風今之絕不足爲康王
時詩

草蟲 說苑君道篇劉向曰詩之好善道之甚也此是專詩既見而悅與羨莫同爲好賢之詩齊詩在采蘋之復合于儀禮總辨俟秋吟游騁動以陰詩人因時物之變而忘君子也采蘋 韓詩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詳文今本釋大朱張作藻子以湘之韓詩作鷗之說无吳文証 有齊李女玉寫作齊說文齊村也王氏應麟曰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首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

甘棠 韩詩王吉曰昔邵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王氏韓詩外傳曰呂伯在朝所司請召民呂伯曰

不勞一身而勞百姓此非文王之志也于是乎廬于棠樹之下百姓大悅魯詩劉向曰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呂公主之呂公述職當艱桑之時不歲饑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棠樹之下而聽斷焉陝閭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此出說苑卷之十三白虎通呂伯述職舍于野樹之下此魯辨同也他如法言呂伯述職蔽茅甘棠張繕賦伊宋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益銳論古者春者耕以補不足秋者斂以助不給民勤于財則貢賦省民勤于力則功業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呂伯聽斷于甘棠之下爲妨農桑之務也司馬遷史記呂后曰呂公之治西方甚得先民和呂公巡行鄉邑有棠樹夾道政事其下呂公卒而民人思呂公

之政據棠輯不載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此皆用魯詩也按
召公卒于康王之世此詩作于公卒後則在康王以後也魏
氏源謂与野有死唐何彼穠矣二詩作於平王之時固屬召
南之變風宜附于末其說未盡安 蔡芾甘棠輯詩外傳作
蔡弗王吉傳注作蔡芾魏元玉碑作蔡芾張達碑作蔡沛皆
通字也 勿翦勿伐釋文引韓作勿刈勿敗秦中郎集同漢
韋元成傳作勿翦皆三家遺字說詳具文疏 召伯所芟白
虎通作邵伯所芟廣韻作勿翦勿拔也

行露 王氏柏詩疑謂首章与二章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
以列女傳僅引二章遂謂前一章亂入此說非也按列女傳
中人之女既許嫁于鄭夫家禮不備遂不肯行夫家訟之于

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遂作詩曰雖遠或獄室家不足又曰雖遠或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凡傳中引詩或摘其一二語三四語無引全詩者此詩者章是興二章三章乃述其致訟遠獄之事故引以相証王氏若教所不必疑也且行轂是詩人自題篇名若無首章當不以此名篇矣且謂行多露正興起一禮不備女不女從之意何謂意不全貫耶

羔羊妻蛇妻蛇詩妻蛇作達達公正免賣鳳別碑君有達達之節自公之操漢薛董傳有退食自公之節又云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貴之臣任革虛之譽卽本韓詩笺訓妻曲自得之免而儉而順心志足故可自得安韓詩韋白

素喻潔白絲喻廉素詩人言大夫有潔白之性在素之行退
退有度數也則在柔委曲義復自當以公正爲長主退食自
公自指退朝于公而言鄭傳會節儉而以減膳釋之殊鑒自
非天災無或膳之制韓詩亦作進退之義
殷其雷 韓詩蓋雷也觀廣城氏鋪堂曰玉篇蓋隱也雷也
似此詩注

擇梅 垂萼協和姻賦擇梅求其庶士韓詩作擇丸見釋孟子
音義引李有梅云韓詩按音義誤說見吳文証 迨其吉兮
韓詩迨願也釋文

小星 韩詩外傳云仕宦道遠者不擇地而息蓋貧窶老者
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稱禍趙時當務爲急引詩夙夜在公是

命不同焦氏易林大過之大亨多小星三五在東半夜辰行
勞告無功此亦同解說共過日此詩諺使者遠道夙夜征行
不敢慢君命之意是今不猶釋文引解作賈五省也公氏
解詁注猶引作獻解詁獻可也言命有所不可不敢怠於事
亦勝毛傳

江有汜 說文作有泜 沂玉裁曰此三家詩 江有渚解
詩水一溢而爲渚見又選西解注解注君章自一溢一否曰渚文
野有死膚 詩疏引唐書禮儀志劉昫曰平王東遷男女失
兄弟之禮野膚之利興則此詩作于平王以後唐時解詩尚
存所用必辨說也

何彼穠矣 陸德明曰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嘗公房儀禮

疏引此詩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半遠送之疏以
爲此三家說克家相曰此見成育育鄭注客張遠蓋魯詩也
据此則齊侯之子爲齊侯之女子平王之孫爲平王之外孫
女矣按此是屬東遷以後詩鄭箋不得其義以齊侯爲齊一
之侯平王爲平正之王陳氏誤魏氏源以周南召南並十一篇
爲正風甘棠死膚何彼穠兵並東遷以後詩爲變風此本三
家不知甘棠是康王時詩非平王後也王氏怕砍退何彼穠
矣于王風亦未爲無識惜未考三家耳

驕虞 漢魏諸說不以爲仁歌名辭詩以驕虞爲天子掌鳥
獸官補傳引齊詩韋句司貢註曰驕者文王之國虞者圃之
司歌此晉韓齊說同驕從虞人皆得人一發丘紀愈少得贊

定姜作詩魯思光君定公以孝子寡人釋文以為魯詩攷列女傳衛定姜歸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夫公于既娶而死其婦無子葬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乃賦此詩見母儀篇此是魯詩與鄭注不合至鄭注禮時從張恭祖受韓詩故與列女傳不同釋文以為魯詩非至詩補傳謂定姜歸其婦李廷仲云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皆本列女傳而改易之王氏但列女傳入魯詩以此序屬韓詩非

凱風序美孝子也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今按詩無不安于室之意凱風黃鳥以喻聖善教心以喻劬勞言人子不能慰母心而相與自責不如黃鳥之有好音悅人聽聞也此孝子如匡章之類故立子以為親

之過小者若云不妄于至過其大矣不知此說何所傳授殆因淫風流行而傳會之趙岐孟子注以爲孝子之詩漢衛方碑威節人之凱風據蓼儀之勤劬漢孔耽碑竭凱風以凋擗惟蓼儀以塘恨謝莊貴妃妹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謝元暉齊皇后表宋文思寒泉之罔極潘岳暮婦賦覽寒泉之遺嘆蓼義之餘音說皆本三家也

雄雌序以爲利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嘆而作按韓詩雄耿介之鳥文選潘安仁賦注故士贊用之未聞取以譬淫不忮不求韓詩外傳云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說苑云知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章此即耿介之義夫子因以茲稱于路何往之有陳

學海謂岸岸孤皆且日百爾君子豈婦人之詞莫云淫亂
斥周君淫亂非矣

者烝于夷姜之寺考史記宣公寢夫人夷姜生于伋列女傳
立公在位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又娶于齊曰宣姜是夷姜
爲宣公前夫人淫亂是宣姜事史記與夷姜無涉不知上烝
父安之說寃疏何所據也馬融論語注技术也成善也言不
技术之詳也按馬融傳習也技术不會其何用焉不善疾舍惡
詳此與毛不用立本用晉兢

鮑有苦業荷蕡曾引深則厲淺則揭以誠孔子之人真知
己求仕不已言不知深淺進退之義後漢張衡傳深屬淺揭
隨時為義拔徑邪至或不忍以徒步干進苟令我不忍以敝
肩即此義也此豈刺淫之詳耶國語叔孫穆子賦鮑有苦業
叔向曰鮑若不材于人苦濟而已叔孫賦此必將涉乎鮑不

村而濟涉必用此君子求仕濟時之詞張衡博書用三家說
勝毛多矣 迄未未詳韓詩外傳荀爽達女水殺泮止此太
子与毛同而鄭氏本白虎通以仲春擇有悔至孟夏其貴
三仲夏其實也據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文也此魯与韓不同
也

式微 魏詩以為二人所作爲聯句之始見列女傳云蔡莊
夫人衛侯之女荅莊公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故甚不得意其
傳母勸之去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以婦人之道盍
彼雉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
爲乎中路君子序之以編詩此明言魯詩之序如此中路毛
作中露蟲路本道然毛以爲得色魯詩蓋謂中道而弃也世

說夷鄭康成辨事並同列女傳列泥中亦不以烏色名鄭蓋
秉道魯詩也是式微言卑賤不得其夫故以泥塗自喻至毛
序參為狄所逐弃其國而居于衛衛處以二邑事不見于書
傳王氏詩地理故以泥中屬莘縣中蓋地未詳不若魯詩之
確而有據矣

商子序以為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方將萬舞初學記引
辨詩舞大舞也韋昭國語注引四方之人謂周也此賢者仕
于宋周而恩西周之盛美人自屬文武日之方中公度萬舞
謂武王始制樂之時大司樂教國子子弟上丁習樂事之賢
人居于下位有簡傲不屑之意若天祿識餘引魯詩作宋今
宋今申公曰宋伶官名此豈坊偽說也故此詩經小學錄之

殊無誠

朱水序以為衛女恩歸与竹竿題出一人之詩而不得其事實故參據衛侯有女邵王請聘之未至王薨太子欲留不可拘于深宮恩歸不得遂作歌終縊而死此魯說也則竹竿亦因此事猶龍邱新臺大徵同賦一事也止宿于沙儀禮士客禮注文選二十二注列女傳引並作齊又見初學記十八十九皆誤衛女歸不得至兗州之濟沖出居于贊皇山北門序刺仕不得志潛夫論北門君子志有所專不憂貧也此是三義遺說夫君子仕于亂世至于入室有交誘之苦出門有貪婬之憂猶復王事數迫不辭艱苦不敢片言朝廷而歸于人又無可如何其過彌弟真節彌堅矣堆韓詩作

誰就也釋桂氏穀謂就當為說字之誤參所謂識利之言廣雅誰就也即本卦詩

北風 北風之氣蒸慘正君子見幾而作之保其虛其徐
先傳虛虛也段氏謂如童子之志無虛邪直急緩之先余凡
擇訓其虛其徐或復容止也亦持保養驕之意文選通賦
曾大菴注虛徐孤疑也此本之三義蓋當國事危亂之時猶
復瞻顧彷徨徘徊不決不能獨守同歸也赤狐黑鳥言奸惡
至足也

靜女 序以為刺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考辨許東門之蟬
有靖家蓋注靖善也言善人可與成功家蓋文類業靖作
靜則靜女為善女也与毛鄭貞靜之訓亦合 爰而不見說

文作懷遠也蓋隱而不見也形容女丈之法韓詩外傳引此首章以為賢者精氣闢溢傷時不可過也古善人遷而不仕以禮義自防託於歲年愚偶又不願苟悅以干進何淫亂失德之有耶又易林李姬躋躇待孟城陽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戴氏農謂賸俟迎之詩諸侯先而親迎惟嫡夫人耳賸則至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則亦無刺時之意易林亦本三家

鄭

君子偕老 輜詩妻妾他他德之美貌釋一切經音義同
邦之媛也擣詩作援取也說文援美女也人所欲援也爰云邦人又依倚以為援助亦用擣說援當訓助取字馬之篤文言邦人所援助也序刺妻妾淫亂之人尚何德之美而人

所援助耶魏氏源謂夷姜甚確子之不淑不淑當訓不祥
吉以夷姜之賢當與君子偕老蓋深刺王公之無禮也

跋竦 序止奔也詩序止奔女也詩人言跋竦在東郊色
東陽人君淫佚之後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見後
陽陽傳法劉楨曰夫婦失禮則虹氣滅有赤色在上者陰東陽氣
也此与毛傳合

相麗 白虎通以為夷姜大之詩故夷姜為王公前夫人及
宣納伋子妻宣姜而夷姜縕此夷姜惡宣公之無禮以允諱
而不聽也 無止義訓谷止与傳異殆取三義

干旄 此亦為伋壽作也与二子東舟一時又許列女傳宣
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日有四

馬白旄主者必委殺之毒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
子曰不可夫弃父之命則惡用子也毒度大子必行乃与太
子飲毒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而求旄不得遂往追之毒
已死矣伋子痛毒爲已而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我也此何
罪請殺我豈又殺之事與史記同而無四馬自然則千旄素
鯨良馬四之皆合汲郊盜待于岸岸謂東地也五之六之朱子謂
取協韻而已彼殊者子謂伋毒也何以告之不能為忠告之
言也左傳謂策旄取其忠義並相合毛以為好賢于文公事
無指實不若善說矣

衛

淇澳 徐幹中論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忘思聞訓道

衛人稱其德為賦淇澳 淩淇余足疏作淇隩 韓詩濤篇
先也 有鄭君子韓詩鄭美貌也 說並見吳文正 韓詩外
傳說先如切如瑳諸亡詩如錯如虡宋氏綿初以為韓詩

學兮備兮韓詩備美貌 棘兮蓋兮韓詩蓋顯也 緹藻如

青韓詩青積也 文薛君曰青綠薄底如積也 文遠東賦

考槃 考盤在干韓詩干境堦之處也 文地下而黃曰干文

左思吳都賦注
又詩紀六 考盤在阿韓詩曲京曰阿宋經音 西都賦

注作曲景曰阿 碩人之偃韓詩偃美貌文

碩人序以為美莊姜按魯詩亦同而以為傅母作知作詩
之人矣列女傳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 女為衛莊公夫人號
莊姜姜文好始往操行表情有冶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論

之五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絢裝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按首章言家世二章三章言儀貌與馬之壯麗末章言士女伎好禮儀之備亦与魯詩合本事為詳矣河廣 盡錄論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此詩序為美宋襄公宋無風而附于衛措魯無風而見于齊也韓詩以商頌為美宋襄公

伯兮 邶之桀兮韓詩曰桀促也疾驅貌高唐賦注按顧人釋文桀詩倡健也此促是促之誤与傳義合 誼韻譜韻句忘憂也文選華志達西廬賦注按顧人釋文又作護蓋毛作護倡字也皆為堂之陰後人因傳會此堂蓋革之說非古義所有

有孤 韩詩孤水神也見柳覽外傳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
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親繫先天下
憂衣食也詩云心之憂矣之于無裳是君子已飢已渴憂勤
斯世之詩安得如序所言以本涉水為屬謂由革以上也
渠可暴裳而渡詩義甚精詩故引齊詩有孤又又此齊風
也所引誤

木瓜 序美齊桓公也貫誼新書木瓜下報上也此是魯詩
亦与序合齊風十篇無一篇及桓公而見于衛風何也

王

秦離 韩詩以為伯封作則衛風也新序衛莊公于毒閭其
兄叔光害作憂思之詩秦離是也按此是舊詩蓋本砍殺伐

而殺孝故以奉稷同時以喻兄弟起興不敢片言君父而呼
斯于彼若孝子之恩深矣彼何人二字正指孝也客齊隨筆
引以為齊詩非也陳思王貪惡為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
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奉離之詩與韓詩
合則魯韓不同也或友魏氏源謂此与小弁伯封相混以伯
封為衛孝之子未知何据序以為東遷以後詩人感故宮而
作即其子麥秀歌也真子之歌亦恐後人因奉離而偽託也
君子子役序以為刺平王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患其危
難按班彪北征賦日曉曉其舟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嘵
之傷時今表詩人之歎時則亦以為怨嘵傷時之作亦本三
家

中谷有蓷 此賢者仕于亂世悅時事之日非欲抗回而莫
及以自致其生不逢時之歎屈盡均渾畔行吟杜少陵春聲
野哭時也豈託于家室他離以寄其慨歎詩人忠愛之意可
見皇甫益世紀曰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中谷有
蓷是也此當是三家詩雅韓詩以為益母草見陸璣疏上

葛藟序以為刺平王廣雅云刺桓王皇甫士安及崔靈恩
集注同釋文以為不合鄭箇按鄭蓋用毛与三家異也

朱熹序以為刺境應場報應書曰蕭何之教發于忠
者廿一見藝文則以此為楚人之作一日三秋今沿為朋友相思
之詞殆亦三家古義

大車 列女傳以為息后夫人作傳云息后與夫人同日俱

元正與吳王同文令左傳楚子納息婦生堵敖及成王是安
得為貞賢耶堵傳並無其事以是知左傳為劉歆改竄多矣
此千古貞淫之判也若先序謂利月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
不得意而附會之耳大車指息君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
堯而下息君得服堯若大夫不服堯羌傳以大半為大夫之
半以子男入為大夫解之亦曲說也漢哀帝詔曰朕聞夫婦
一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當本魯
詩潘岳暮婦賦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子靡佗此指息恩用
列女傳也

三家詩遺說卷三

嘉興湯登府

鄭

女曰雞鳴 易林豐之良云雞鳴同興恩配無家孰佩持危
莫使致之此本三家賸毛說錢氏墨之日此女之不疾士仕
者皆隱終焉之志

秦農 吕覽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鸞聘焉視其有人與
無人子產為此詩云云叔鸞歸曰鄭有人焉不可攻也此又
三家前遺說

東門之墠 序刺亂也男女不待禮而相奔者也韓詩靖善
也古東門采桑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為秦農見藝文御覽九
百七十七

八十引薛章句靖善也白帖九十作有靜家室此亦三家說

膝毛序或占善道見余
三玄詩異文疏

子於此詩与風雨同旨皆朋友之詩也文選江淹操體詩注劉良曰子於利風俗輕薄而朋友之不相往來貌善高先曰道肆陵遲學素荒廢子於之嘆復見于今蓋學素廢而施達多賊聞嬉戲無道墓往來之樂此自太三家嗣音韓詩作詒音奇也曾不寄贈也見釋宋子白鹿洞賦廣子於之清問用韓詩也序以為利學校廢蓋本丘傳鄭人毀鄉校而傳舍之何氏稽丘以為子產作

出其東門此与東門之肆疑出一人彼則恩善人以成至家此則有士而非恩存詩人于淫亂之時以禮義自防如此

安得謂之淫詩乎 諸樂戒貞韓詩作魂舞尼韋曰魂神
也見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鮑昭 正義貞云古今字魂亦与
舞鶴既法又絕見東武癸注 云通釋文本作五 直或思且釋文且音韻存也即匪或思
存也

蔓草 序說斷不可從家語或孔子過程本子鄭賦此詩韓
詩外傳說苑並同是贊人贈答之詞江淹裸體詩既傷蔓草
別方知杕杜情亦取友朋邈邈之謹詩人于人倫之間每薦
情於美人香草蓋託諷之常才也不知者效使好賢之苦衷
誠為至善之惡行以此說詩真以詞害志矣左傳子大叔說
子子養或此詩以美其主

秦淮 韓詩曰境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秦淮而水之

上執蘭若魂續魄除不祥也見後漢書袁紹傳注宋吉禮
百八十六文選周易注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此是鄭上風之常何有利亂之意

韓詩傳曰東執也簡蘭也當此歲流之時家士與家女執蘭

而祓除御覽九百八十三

齊

雞鳴 韓詩曰鳴人也御覽九百四十四 詩君章句曰雞遶鳴颯聲
相似魏氏源曰列女傳綾榮上書闢下教雞鳴之詩亦取無
罪被讒之意是韓魯同也臧氏錄曰小雅青颯為直言此為
婉諷音韻其審聽次章砍其明視三章明去就之分全采
此章言朝多讒臣故以朝起興颯聲而以為雞鳴月出而以
為天明皆恍惚疑似鳴人之情狀如見蟲飛堯堯即營營肯

蛇也

遲 韓詩作嬾好貌与說文合舛或謂或𡇗今韓詩作嬾好
鏡漢書地理志引齊詩子之營今遼或序𡇗之間今注曰齊
詩作營𡇗山名或作𡇗亦作巒言往逋是山而相遇于𡇗山
也竊謂班固謂齊詩云云者齊國之詩也師古直以為林同
安之營𡇗并文總出三家也在蓋愚集注昌茂皆齊地本与
毛弁

著 序刻時不覩迎也此蓋齊孟姬詩也故列女傳孟姬者
莘氏之女齊孝公夫人也好禮貴一過時不嫁齊仲求之禮
不備終不往孝公聞之乃脩禮覩迎于莘氏之塗然則俟我
于著即婚禮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也俟我于庭即婚禮

及讓門揖入也俟武于堂即婚禮外自西階也皆親迎之後
婿先往舊時揖入之禮也此与魯詩時事契合矣漢書地理志注
濟南郡著縣或以為莊公迎叔姜而
作何禮謂利魯桓公不親迎古本

東方之日 序以為利裏韓詩韻圖詩章句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
美如東方之日也見文選卷五神士賦注顏延之秋胡詩注
桂美女篇注桂機日出東面陽行詩注
按此亦恩賢之詩東方日月比其造德光明焜爛于居室門
屏之間也彼姝者子干旄以指賢者豈男女情欲之詩乎

南山崔崔 序利襄公傳高履服之禮者冠絳服之尊者美
五人為奇襄公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美不宜
為大婦說先修文篇曰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而加璪曰美
國寡小君使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璪

取一而廢以廢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視引其手授夫于戶按此是魯詩說五而疑二而之誤古昏禮文也与詩取妻之義方合毛鄭不得其解鮑參會甚未明晰此種古義廢已久矣雖孤絰經玉篇作久久行道貌亦三家文王此詩故誤作者孤久久又為以齊詩亦誤橫從其故韓詩傳曰東西耕日橫南北耕日由由縱圓語諸侯縱是而不睦即曲是也尤余吳文疏証

敝笱 其魚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義同毛玉篇作遺遺魚行相隨當是三豕遺字

載驥 齊子發夕韓詩發旦也惠氏棘日互通為發明發明猶互明此發夕猶旦夕也故易林云齊子旦夕留連久處

行人儦儦說文行先与毛訓豕為勝

猗嗟舞則遲兮舞詩作英兮肆章句言其舞則應雅樂進
傳及舞既注東衛曰
止末而陽行詩注四矢反兮舞詩作雙云易也吉反雙
同聲白虎通卦勝者發近而刺遠其兵短而寬長故可以威
難戒不虞也引詩四矢反今以繁亂今亦因韓義與毛訓反
為復真

魏

彼汾沮洳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苦聚樊子傳光處義曰此
疑為晉詩汾出于晉公族見于左傳亦晉官按衡習齊詩韓
詩外傳君子臧德而卑虛己而愛人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詩
云彼已之子美如美云云又曰君子量量乎其義不可亂嘆

乎其廉不可剗溢乎其仁厚之寬大超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故曰美如玉云云余謂此君子處溫淳卑濕之地威德虛已
有如玉如美之美過吳世俗鮮禮之流安有儉不中又利哉
宋真宋正興卑賤之事魏雖削小未嘗無人不足為晉詩
公行公路亦不足為晉官范說非也

陟岵 易林秦之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廉監不得相
保此三家說与序合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韓詩疏二十行
役三十叟矣干戈喪亂曾月流離游子天涯白雲無極此詩
以岵與父以屺與母以岡與兄皆取同聲之字今疋多草木
皆于瞻望也次言陟此無草木矣終言陟周則平遠其所蔽

矣涉之愈高望之彌切而一出于夙夜之填杜者無家之別
狄公登山之悲無此撓切非孝子而能如是乎

十畝之間 采者閑閑自帖二十引作采始唐時韓詩尚存
當據以引者是同聲之誤此君子遭亂思歸隱于田園之詩
算取乘杼泉明之采里夕陵之東屯也必以一夫授田十畝
俾會圃小殊鑿古者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采其十畝也行
與之旅行與之逝非一人一家可知

伐檀 序利貪也大周正樂曰伐檀者魏國女所作也瞽者
隱蔽素飧在位閑傷恩曠失其嘉會見齊覽百七十八此与琴操合
陳陽樂書取之當是舊詩然說苑文傳曰天地四方男子所有
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日不素食今列女傳

無功而受祿不為也薛若莘句曰素質也見文選舊發舞賦
注音惟之賦注
人但有質樸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戶祿者頗有所知善惡
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見文選潘安賦中
王濟詩注曹植注則魯韓皆合而詩無恩賢失時之義以為女子
所作尤不合張揖曰伐禮刺賢者不過明王文選上王遂
朱賦注王遂曰勤身修德崇伐禮也楚辭九章賦注孔子于伐禮見賢者之先
事後得夫子從之坎坎魯詩石經作坎坎

頃臘序利重斂也杜工部集卷之二十一德忠基而嗜臧家君
取下益鉄論篇名而嗜臧家君
者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于公事是以有屢故之稅頃臘
之詩作也王符潛夫論曰屢故稅而頃臘作此本三家馬序
合丘覽率難爲算威最頃臘後漢馬融傳注引說先亦因爲

尊威作令說先作願見某處素以為頑嚚之誤 樊光曰頑
嚚五技之嚚樊注今凡月魯詩 韓詩作道彼樂國道彼樂
國新序引道彼樂郊同今本誤也

唐

蟋蟀 序利晉僖公又送葬賦注詩叙曰利晉懷公班固漢
地理志唐詩蟋蟀山樞之篇皆思者儉之中念死生之遠
君章句曰聿辭也江賦注聿蹠也莫曉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張
林文詩注沈約桂山應徵詩注江東懷君將覽詩注陸機長
歌行詩注任昉王文選集序注未共三國名臣序晉注此
即序綜言僖公不能及時娛樂之義韓晉毛皆同 蟋蟀在
堂為那風九月蓋夏正也晉用夏正九月而謂之歲莫蓋自今以
後歲遂將暮疏謂十月以後為歲暮是也夫及時不樂去日

苦多來日苦少而猶恐其患竟必惕之以憂勤之患風俗之
儉而好禮如此此良士所以休休也

山樞 魯詩名經樞作孟魯詩傳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擇
慈士大夫日琴瑟見公羊故云何不日鼓瑟也山樞刺儉詩
人以享坐衣裳酒食勸之及時行樂而又告之以死生之遠
益必儉而後可樂也

楊之水 序言昭公分文侯弟子曲沃強公弱與史記合
鄭道元曰晉武公自晉陽徙左邑即曲沃所謂從子于嫡也
見水徐氏跋曰文記武公滅晉始都晉國不云遷曲沃此詩
舊解多以為桓叔道元以為武公始三家之說 易林楊水
潛舉仗而潔白衣素采戲游阜沃訓裸為表與毛訓領諸

侯繡黼異朱繡魯詩作朱綃見儀禮注毛以為繡黼竟朱繡
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破
綢為綃如朱繡亦當為綃尊從魯也

叔脚傳叔脚叔也王逸叔脚者革惟釋文以脚為辭或師
既儀徵曰箋以妹釋脚今从脚者脚脚即妹也以為語辭非
余按釋未叔晚矣李巡曰叔未史皆有房故曰妹妹音也箋
云一妹之貴箋以妹訓黃非訓脚脚与妹通不与妹通以陸
說為是又于傳指桓叔脚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
能輕死亡而曰我行仁義吾不信也昔比干且死而妹愈忠
夷齊餓首陽而志愈彰詩云彼其之子貴大且焉非焉修身
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此哉說苑王革曰士破立義行道論

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
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敬之君子其誰能行之是何此
皆謂據韓魯之說言當時不入沃黨而忠于昭公者無朋黨
之私有純篤之志也

綱繆見此避道韓詩不固之免按道是本子避道偶然見
之非請因見也范氏家相所謂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是也

見此舉者廣韻作娶說又作妓美也傳三女為桀大夫一妻

二妻殊傳會

鵠羽父母何嘗辟詩外傳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矣
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亂矣如天下之破衣食己惡勞苦如
天下之破安佚也詩曰不能塈稻粱父母何嘗此詩之餘美

葛天辭作倉天傳

有狀之杜 遂貴通或辭詩曰逝反也 按毛作噬即今反之
道傳噬達也 正援釋言文達及与辭訓合 說文有逝無噬
生于造周辭詩用反也 与道反相對說詩之精勝毛多矣
葛生 易林師之中孚葛生家缺革不得貴境任為政使恩
壅塞是与采葛信境同義班固地理志葛生之詩念先生之
遠當是魯詩毛以居為墳墓蓋為冢壙悼亡詩也 說者傳會
寡婦蓋祭非也

秦

蒹葭 鮑照賦曰含堂宇之滋覲生江潭而為客對蒹葭之
遂黃視岑蘋之方白本餘氏跋曰如賦言此詩為客游感秋

之謂李氏因爲日水一方言洛也所謂伊人東遠之君也湘
泗湘游清深故主矣

終南 白帖五引有杞有柔先師王尚書曰傳釋紀堂爲山
此所引始韓詩也祀柔條梅皆木名春秋祀侯公穀作紀丘
傳堂船楚詞作柔紀堂假借乎若首章吉木二章言山錦衣
白為不類矣

交交黃鳥 傳文交小兒嵇康詩咬咬黃鳥蓄用此詩曹植
咏三良詩黃鳥爲悲鳴則不以爲小兒王贊曰黃鳥名庚也
春夏則鳴及秋則止三良之殉捨丘傳正在庚也

辰風 蘭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未擊
乃遣舍人趙虎唐縡北犬奉辰鳬獻于文侯文侯曰子之君

何案對曰某詩文侯曰子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自贊晨風
曰馭彼晨風罞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欷歔如何如何忘我
貴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或忘之乎倉唐曰不最時思耳乃封
中山而復太子摯見本輯詩外傳曰文侯授許子卜子夏所
述之義與序合王褒四子講德始太子摯誦晨風文侯論其
指意即用韓詩桓訢與晉並言曰恩請見于蓬廬之側水
訓誨于道德之門麻塗見本由北忘晨風見本此為或見賢
人而未得之詩始太三家千晉晉紀論曰百姓皆知上之
德盛而庶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罞北林龍魚之趣淵潭也
張綱注林茂鳥跡之淵深魚趣之若有德臣附之則聖主賢
臣相遇順風之象亦古義也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或見舅氏如母喜焉見為援傳注列女傳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穆姬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美為晉文公太子晉康恩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作詩韓魯立与序合

陳

宛丘
匡衡傳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漢書注武王之女太姬無子好茶見神鼓舞而祀故其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云鄭氏詩譜班固漢書地理志亦同皆三家說也

御覽二十一引杜工部鸞羽姚氏注曰鸞羽鸞韜皆商庚之所懸挂者挂主之義毛傳值持也鸞鳥之羽可以為鸞突鸞者

所持以指鹿不及三家作植之長

東門之枌 班固地理志陳俗巫鬼引此詩亦齊詩說 漢
王子差箋訓揮舞詩作嗟釋又又見宋
上屏經首舞范玄相五嗟猶嗟或
婦子之嗟謂招同類 文選神女賦注婆娑猶嫋嫋也婆娑
為嫋說文作嫋安其下許云嫋者也徐鉉曰今俗別作婆娑
元李巡注婆娑般辟舞也可見古本作嫋故以般字為訓李
善北征賦注婆娑容與之貌

衡門 陳風十篇推衡門為聽者之詞与考盤許人皆逝世
無聞者也夫至于飢亦可樂又何富貴利祿之可動心而易
其素志耶 蔡邕郭有道碑接逆訛邱周巨勝碑洋洋訛邱
于以道逞木督元居揮云學既橫而身困大何為乎訛邱廣

雅釋邱邱上有木為松邱說皆与毛異蓋本三家

墓門 外女傳陳辨女者陳宋宋女也晉辭居而使之于宋道
陳過宋宋之女止而歲之日女為我歌乃歌曰墓門有棘云
云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楨云云大夫曰其歌則是
其鳴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
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鳴乎王逸楚詞注亦言此事蓋魯說
也 二字皆作棘列女傳如此後人指毛詩改作楨此比楚
詞章句補注王氏詩攷引傳作攝其誤已久 故以說之辭
詩曰訊林也之當為止

附有鵞

誰傍于美辨詩美作媲美也媲是美之儕 心

為揚揚郭璞今注揚揚辨詩以為說人故言之也

彼澤之陂 有蒲與荷矣 先人注作與先毫駒革之大者
今人荷美集其革若使木作荷鄭何不引美集曷訛而破荷
為嘉多是古土作品樊氏注今人多本魯詩也楊雄賦矜美
荷之諸品張博曰荷荷古今字 傷如之何今人注釋詁注作
陽如之何按釋詁陽子少郭注音詩今已雅之人自呼阿陽
玉篇陽傷也陽亦訓傷則仍以傷訓亦可 有蒲與蘭釋草
疏引作蓮傳蘭蘭也正義蘭美陸艸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
作蓮蓮是荷蕡蛤女言結蕡此本三家也說文無蘭字 碩
大且蠶薛君章句作蕡重頭也見釋覽三說大同廣人荀美
也与蠶訓於莊相近舜訓重頭即美義

檜王氏詩攷云季札觀樂曲在齊下秦在魏唐之上都曹
終焉可知于檜見無霸于曹見無王風宜以此終不知何時
失其次第

素冠 魏李彪傳周室凌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成素冠
作利此三家疏也 棘人樂樂兮疏文作憮禮也却此然行
曰憮姑憮姑也通作憮念人注憮心憂憮之病蓋積憂成病
骨體禮也按舍人本三家疏与毛訓舜令昌覽高注林憮
也

長楚 時惟其革楚詞九辨注作詩旄其革一作詩兕此兒
先師王尚書曰此与毛异盖本三家

匪風 王符滑夫論曰匪風莫无君教也非詩中心憇兮說

日大非占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見漢王吉傳吉學韓詩揚与偈通想即古恒字韓詩外傳曰
歲月之時陰陽謂寒暑平岸生遂万物立故曰其風治其樂
達其經馬舒其行遲道其意好好詩云匪車偈兮云云

曹

蜉蝣 采采衣服薛君章句曰采采盛貌文選楊銅衡賦注与毛傳
采采亦合於我歸說鄭氏禮記注曰微歸其所忘信之人
莫能說猶含息也疏言小人不足休恃与注禮稍異蓋始用
韓詩

候人 何毛與校鄭樂記注殺作綴表也所以永行列也疏
以為三采詩与寔異 雜萬在采四句鄭氏禮記注鵠鵠汙

澤善居光水之中在魚梁以不瀉其翼為才如君子以博服
為者德莫燕在梁當瀉其翼而不瀉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
在朝亦非其常而注互異蓋用韓詩也 著今蔚今說文齋
下引詩同毛又引增今蔚今蓋兼存三本董道曰崔集注亦
作增此詩利曾不用僖負羈而東軒者三伯人故云三百赤
絛季女即指負羈

尸鳩說苑及貨引詩傳曰尸鳩之所養七子者一心也若
子之所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
而為一謂之天心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
不離內質矣王氏集解曰此言詩傳蓋魯詩之傳也列女傳言
心之物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故一

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也引此詩說与說完全合
韓詩外傳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
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一
也引此詩按荀子行獨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卒目不而視
耳不而聽引此詩云云故君子結于一也此外傳所本其源
出荀卿也

下采 易林蓋之歸妹下采邑娘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
周京何惜曰此荀伯即荀躰蓋指城成周之事

上卷詩道疏卷四

嘉興馮登府

疏

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轉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
未耜繩脩之至于四月始可舉足而耕見齊覽八百二十二按毛以三之日為正月本夏正也此以為三月從周正也邵處
夏后之世夏正傳于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分
屬三正殊為韋怪言私其跋鄭東周禮注曰一歲為歲二
歲為紀三歲為時四歲為肩立歲為慎引詩箇謂為歲按此
與傳竟不同蓋三家之說並顯從兩研薛君傳作三歲曰肩
此作四歲古字積畫之誤亦韓箇也朋酒斯饗毛以為鄉

飲酒鄭謂周易大賡羣臣鄭注禮云月全是月也大飲參稱
彼兄弟萬壽無疆為頌大飲之詩与箇詩合蓋亦用韓說也
鄭氏集歐陽氏修謂三家無七月然攷釋文引韓詩曰辛
屋當在^{八月}向北開也坐戶如學記又引韓詩曰水者窮谷
陰氣所聚不淺則結而為伏陰皆釋七月之文漢食貨志白
虎道日春全氏革出在野冬入于邑詩曰革為改歲入此星
處所以順陰陽備毛賊習禮文也此舊詩說入星之義較詳
莫為詳不知何以云無七月也

鴟鴞 易林曰鴟鴞破斧冲人危殆賴其忠德轉福為福傾
危以立此三家無異說亦与孟子合也韓詩鴟鴞鶠鳥名
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通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聖固其巢

大遷陳琳機吳將軍却曲注

巢覆者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桑土韓詩作杜云桑根也義同毛傳而省杜為土自土沮漆漢書亦作杜方言亦作桑杜韓習韓詩也舊祖毛為訓韓訓積文釋口足為事曰始據韓文又禮部韻舉一皆勝毛公

東山 易林家人之頤東山辭家處婦恩夫伊戚盈室長股羸戶歎我君子役日未已按此為婦人思夫與傳箋異三家說也 燭熾宵行說文蜡或光段氏玉裁云韓詩鬼火或謂之燭謂鬼火熐熐然与列子淮南子博物志皆合後人改毛傳燭从虫遂以為螢火螢火不得謂之燭韓說本与毛合為後人所誤耳 鶴鳴于陸韓詩曰鶴水鳥巢處知風火處知

而天將雨而墮出壅上鶴鳥見之長鳴而喜

大雅東夷指詩注

按鶴

鳴如將西婦人念夫行役邇而故嘆于室詩之取義甚精

燕在栗斯韓詩作蓼斯蓼斯也說文無蓼字即蓼之別體蓼
蓼者義傳訓長大兒此訓蓼与毛鄭殊義九十其儀韓詩
九十言多也安儀即昏禮外傳以多儀為不憇燭不舉樂廟
見舅姑之類言儀之多也視毛為詳

破斧 白虎通天子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周公東
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點陟而天下清正視序為長
何休公羊註曰此公然陟之詩又缺武鍛韓詩曰鍛木屬
又缺武鍛韓詩鍛屬與毛互异龕子鑒錄

屬附月韓詩

九夷 薛章句九夷取嚴光也見仲尼篇第八毛傳續若小魚之

綱亦韓說為長吟小圖而見大臣

狼跋 戴寔其尼說文作戴蹠蹠路也寔假字也

小雅

鹿鳴 文王之詩也鄭康成儀禮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三家說視序義為勝至司馬遷故周道凌遲鹿鳴刺焉秦邑參採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長皆魯詩說皆賦注而以為刺詩蓋陳古風今非謂作詩故王符潛夫論班孫曰著急養賢而鹿鳴思明以表世而思威治也它如關雎為刺康王兔罝為刺小人伐木有鳥鳴之嗟谷風有卉予之嘆皆此類也王氏應麟晁氏說之遂以齊魯韓以關雎鹿鳴為風刺

斥之是未探其原也。承宣是將薛章由曰承父也。文選注毛訓奉言臣奉君辭以臣受君言示我周行鄭氏繙承注謂示我志信之道莫以為置之周之列位蓋始用辭說

四杜

周道咸夷辭詩道咸夷者也。文選徐幹游薛君曰咸

夷險也

日上潘安金谷集作詩注贊延之故釋文引韓作侵

夷頗延之

胡幹注盧注石開裕注諭布遠妹注作遠

聲音文字之通假漢

地理志頗師古注引韓詩又作都夷言

使臣行于此道按郁夷亦侯遜之轉

地理志郁夷乃地名乎

之偏合者轉詩自作侯夷班固習魯詩此為申公說頤注非

王氏末加駁正耳

駱嘒嘒駱馬廣疋嘒嘒衆也按說文嘒

嘒瑞惠也与傳合廣疋之訓當作三象

說文作瘞此漢書叙傳注作暉暉

皇皇者革 駢駢征夫 外傳國語說文說苑列女傳作革革
楚詞又作悅皆古通字班固東都賦祖立革革王褒責羣奴
文章革翼翼皆訓眾多与毛傳駢訓合列女傳曰革革征夫
每據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
及其能及于接傳據和是私字之誤竊駁正之韋昭晉語注
據私為每懷人懷其私于事將無所及王肅難鄭仍以中和
之遺訓之非矣此云據安即據私則毛魯同也

常根 譚詩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閑壻荼之失道也藝文類
聚八十九亦作夫移之革皇侃論語義疏常根之革先閑後合
皇本魯詩 說文閑恒訛也魏曹冏傳雖有閑牆之訛不忘
集傳則棄忘同也此与毛訓很為異蓋本三家 飲酒之飲

韓詩作醉舞章句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奠文選班固東都賦注又左思魏都賦注引韓詩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醉接飲乃醉之假左思愔愔醉態即本韓詩和樂且湛韓詩作耽樂之甚也崔光傳湛酒于酒亦皆曰耽是湛耽通也

伐木 韓詩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文選班固東都賦注秦邑曰周德始衰伐木有鳥鳴之刺後漢書注風俗通因此亦陳古風今之義

天保 墨子尚賢篇以此詩為周頌玩其禮制雅近于頌先儒以燕享聘會之樂為雅以祭祀廟宇之樂為頌此詩為天王營洛後屏臣妾命而致願祝之謂萬壽之辭九如之祝意雖近頌而體則雅也墨子蓋謂雅中之頌耳 詩記歷屈曰

卯酉之際為革正卯天保也此齊詩所本亦指武王克商時
言吉蠲為舊辭詩作吉圭潔也周禮注復性注六經真始三詳余三家

吳文疏

采薇序謂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
子之命遣戍出征按之時事皆合而班固曾奴傳穆王之孫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被其害詩人始作詩
疾而歌之戴氏農曰采薇出春秋杜漢書有謂為懿王詩者
毛鄭之解泥于正雅作于周初然成康以後招穆共懿孝夷
二百餘年間固不必無獮狁之事余謂班固習魯詩說
蓋本此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為恩師也天道一時主
人一時養人者天之責物也踰時則由有恩外有疇失利

詩皆戎往矣四句此指征人怨嘆亦嘗說也 行不來釋文作不移今天不俟不來也此即不來之異文訖文亦作不
移當本三家 一月三拔一切經音義并作一日三拔大一
月三拔何足義當是一日之誤

出半 史記荀卿傳周襄王時或狄居于陸浑東至于衛侵
盜襄垣中國故詩人疾而歌之班固荀卿傳宣王興師命將
征伐詩人美其功據此並與序屬文王不合而馬班互異蓋
韓魯說不同也然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
朔方按之此詩亦合陳啟源謂詩文王在位五年南仲以王
臣會西伯出征故云自天子所然後漢書馬融疏曰獵狁侵
周室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哉在周詩則此之南仲

即常武之南仲与班說合

秋杜 范鉄論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號無論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期長子不還父母慈愛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秋杜采薇之所為作也臧氏琳曰觀琴操之燒鹿鳴風俗通之伐木漢書之引采薇范鉄論之証秋杜是四篇在正雅中皆為刺詩矣余謂此皆三家詩說遠成出征男女怨曠人情所同何闢美刺減說非也

魚麗 易林咸之與曰采薇出草魚麗思初 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劉向說先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唯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唯其信也皆以下句申明上句其說甚長

六笙詩 鄭康成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南陔至由儀其義未
聞又以為孔子之前已亡竊以為孔子時俱在其義与眾篇
合編故存蓋後从毛傳故先後不合禮疏注云鄭君注禮之
時未見毛傳詩諸序正義曰詩三百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
序鄭又云毛公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然則毛
雖列六笙之目而編什亦不數亦只三百五篇也史記云三
百五篇樂辨禹聲儀詩辨含神暮尚書璇璣鈴皆云三百五
篇漢世毛詩未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推有
三百五篇誠辨皆漢世所作故云三百五篇耳按漢書昌邑
王賀傳龔遂曰大王論詩三百五篇王式嘗為昌邑王臣王
廢詒責王式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為諫張揖曰大雅之詩

三十一小雅之材七十有四皆合三百五篇漢世諸儒皆然初無六笙之目其亡在孔子之前故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非至戰國及秦時始亡失也四家詩各有序不第毛詩如謂毛以序合編三家唐周何以毛有而三家亡之耶且此六詩序皆望文生義有乖全詩之旨不知何人何時偽作不可攷矣要以三家為正有義亡詞已不足信而宋熙謂有聲亡詞更屬譏論不足辨矣

蓼蕭 和鸞雍雍毛博在載日和在鍊日鸞後漢書與服志劉昭注引晉詩訓和設載者也鸞設衡者也左桓二年疏引韓詩曰傳鸞在衡和在載前皆詩記八引韓詩在載日和在範日鸞各說不同鄭氏經解注本韓說而秦詩箋置鸞于鑑

又用毛說蓋以東車田車之有殊耳至千贊謂和駕皆以金
為之楚詞王遠注謂駕王為之皇侃以駕為金廣韻鉢鑿皆
以金玉聲諧故曰雍雍言得其和也

港盡厭厭夜飲醉君尊句指惜和悅之兒

釋文選左思賦都賦注桂康

朱氏辨情厭古通秦風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惜惜毛傳厭
厭安也尚和悅義合說文作懸懸从天釋訓懸懸安也此亦
本三象其音離離初學記引韓詩離離長兒与毛訓垂
亦合此章吉鈔引韓作離離如學記又引韓其同其詩

六月史記匈奴傳周襄王之時戎狄侵暴中國詩人疾而
歌之易林咸之剝日獮狁匪茹侵竊及方元戎其駕輿自炎
王後漢西羌傳炎王令號公師師伐太原之戎至于榆泉丘

与毛翼蓋三家說楊雄并州歲周穆遷征大戎不享夷貊伊
德侵玩上國盜王命將據之涇北雄習魯詩与毛同義 韩
嬰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轡輪馬被
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脗車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
行位也史記及鄭列傳注

采芑 有蕕蕕斯周禮玉府注引韓詩傳佩玉上有蕕衡下
有雙璜得牙錯珠以納其間采衡斯通假字古黃衡音亦通
康鼎銘此黃即幽衡王莽哀大布黃干即衡干亦當義固諸
晉語注引許傳曰上有蕕衡王莽正作蕕衡 方叔元老玉
篇一引韓詩无長也元子長子自以長訓為正毛訓大
車攻 来有苗革薜君注圃博也有博大之戎車也文選西都賦注

後漢書毛訓甫為大郵易為圃田之草蓋本韓詩薛訓仍

沿大訓所書紀年豈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甫即

圃田也墨子亦作田于圃國語叢有圃草草注圃大也与薛

訓博合篤言行辨韓詩內傳曰春日畋春日_夏秋日猶冬

日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觀射之于

門大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詩覽八百三十一

助戎舉柴玉

篇作擎精也張衡西京賦收禽舉首立木三家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趙岐注孟子注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

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滅塵矢而死者如破矣

此視傳如推破物義為詳備

吉日 告日庚午翼奉曰南方之精惡也惡也惡行廉貞直

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王者
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漢書本傳忠武棟曰穆天子傳吉日戊
午文云吉日年自此天子吉午酉之証奉學齊詩為風占六
情之所本履劫通俗曰詩云吉日庚午漢家歲于午故以午
祖也 優優侯侯韓詩作駢駢駢漢書後漢傳薛君章句曰趙
曰駢行曰駢文選張衡賦說文作伾伾按魯頌以車伾伾字林
作駢馬融傳注引作駢西京賦羣駢駢並韓詩也 且以
的體韓詩曰體甜而不滑也賦注亦与毛異

鴻鴈 劍勞于野韓詩劍勞也釋文錢氏證之曰其勞賴農謂
之劍勞 肇望之曰爰及於人哀此鱗暴上惠下也漢書本傳按
望之傳齊詩 百堵皆作詩正義引韓詩說曰八尺為板五

板為堵五堵為雉公羊注引韓詩傳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
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應公元年注

庭燎 易林頤之損曰庭燎夜明追古傷今列女傳宣王嘗
卧而姜起姜后脫簪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而
早朝夜卧卒成中興之名何氏楷曰外紀姜后事在宣王二
十二年此魯詩說為詳 焦未央王肅曰夫旦未旦夜半是
也按毛傳夫旦也段氏玉義謂當作且且者也未且猶言未
斯進也与未丈鄉晨為次第若作旦与鄉晨不別今于鼎之
說與鄉晨自別肅本毛許此當用三家說也說文夫久也楚
詞生盍也顏師古曰說文夫中也一日久也毛公訓夫為旦未
知何据夏云未渠央或反李善注徐曰渠讀去声与遽字通史

記陸賈傳何藥不答漢書作遽玉篇遽急也疾也木藥火
說文火中也又曰久也宋胡工通論引說文作火中極也廣
氏火極中也未藥火猶言未遽中未遽久即王肅所云夜半
是也漢時人有此語故箋云猶言也段氏謂當傳火旦當作
且恐非旦或即中字之譌

河水 國語秦伯姜公子重耳公子脫河水韋注河當作汙
字之誤也家山公曰卑說是也或以為頑人之四章按春秋
賦詩皆取篇首名賦茅幾章者載紀之四章綠衣之卒章皆
明言之不得云賦河水也 詛無父母毛傳曰宋師諸侯之
父母也則父母指君言王符釋難篇一國蓋亂無有安身賢
人君子既憂民亦為是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焉

當然有親者憂將遠也。蘇軒得日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必忍。所以救亂也。此三家說勝尤多矣。魏晉其與辨詩曰：魏晉緣間而起。太祖傳辨注義亦深長。

鶴鳴 易林師之艮。鶴鳴九臯。遯世隱居。地道守貞。意不相隨。此与隻賢人未仕合。史記滑稽傳。漢書張衡傳。論衡卷增文。達十三爻。十四爻。四十三爻。學記一並無于序。辨詩九臯九折之澤。与隻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為長王。遠所謂澤曲曰臯也。九年書作九年古澤字。論衡曰。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辟名猶達於朝廷。聲聞于天者。者見鶴鳴。地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于地。當復聞于天也。姜

此炳璋曰此詩如易取象三百篇中別具一體